

華海師全卷之四



청구 번호	320.4 63932 v.4	등록 번호	79026
저자명	元天錫		
서명	華海師全 4		
소속	이	름	대출일
			반납 예정일
			반납일

請番 079026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華海師全卷之四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簡齋先生笏書奏對

洪武癸亥使譯張伯明開有此問答而得
數語而來甲子周隱使明明求有此備詳而求

因爲編錄一傳成本傳思齊守之趙
思慎得草一傳本傳思齊守之趙

洪武壬子正月陪老先生如大明至遼東老先生
命還未隨而老先生入明主錢唐家丁巳因還沒
而計聞於明高皇帝命禮葬于遼東文會山先生
以省楸之不得頻數爲憂每日於家廟晨昏拜謁

朔望每向遼東望拜至痛雖終闋後一如初矣庚申冬有明帝入送老先生子之詔至是辛酉正月召起先生於鄉第封平城府院君奉使于大明先生以省塋爲便爲喜起就如明帝命前賜酒曰汝是朕師申子之子也今爵汝汝仕乎對曰臣安敢辭世祿之仕乃賜爵銀青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大匡華海事日親密邇問答瀟瀟

洪武辛酉簡齋先生奉使皇明承詔入朝

帝曰先是不諛大老枉策日朕令儒臣欲簡撰經傳註刪削宋儒之辭繁欠錯且孟叟書以不以尊君及

諫不聽易位又君爲輕之章類及如土芥寇讎等說
以問于師師爲主孟朱言辭甚峻故恐傷其志不能
強之以到今日然意常未然今見卿學粹容采必有
深陶庭訓矣更詳之如何對曰何謂

帝曰孟氏以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釋者以
謂國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立而君繫於二者之
存亡故其輕重如此然則民貴于君君賤于民得非
後世篡漸之喻乎夫天以民與社稷屬之君則二者
繫于君之存亡而臣子當死於諫節且國破君亡臣
民又爲之死君義也孟子輕君如此似曉臣下無上

之心朱氏又註以君爲輕而繫之民下此亦不啓繼世之君或不明爲下者假借重民之喻以爲君輕而慢上乎

先生對曰帝何言哉惟臣聞于先考堯以世傳之天下罔傳于子薦舜於天是丹朱不肖而不能安天下故也舜立德升聞能安天下故也天之下有斯民有斯物有斯神故天之所以立君以保天下之命以和神人以育萬物也君之所以立極以承上天之所命故也故堯大憂天下之生民不保鬼神不享萬物不育薦德于天罔傳其不肖以安先帝子保之民物也

舜避位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歸于不德而歸于
避可畏哉人心之靈乎下民之勢至微至賤其心之
靈危莫高焉故人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夫人心之
向背雖是懼虐思安而天之向背隨焉以民之衆也
以君之獨也且下保於上而上不保下故也人者天
之心也君者惟天之命之者故當改置則改置禹之
致位符舜之致而啓之繼亦符舜是以夫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亞聖曰天與賢則與賢與
子則與子信矣聖人之言乎故天之於君位子不肖
則民不歸子賢則民歸者民惟天也不敢拂天故也

可以觀於唐虞之揖禪夏殷周之傳係則不啻邦本
乃天元原之大本也由此言之天之所大本者重乎
天之所命者重乎此蓋非以勢言以理言

帝曰不云是也卿之喻天之所由重也孟氏之喻泛
論以云故以爲謂弊後世也對曰陛下終不欲然乎
臣將以書經書笏仰達乃以笏進對

笏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聰明
明畏不啻君而峻極于天則豈不貴乎夏之五子之
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雖以勢言之君貴民賤者尙可言以本言之民貴

君輕分別甚嚴是自天有則則孰敢賤大本貴名位
哉然則可近者得其親而齊其本也不可下者不敢
疎而無降殺也故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召公告
成王曰王其疾敬德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崑太甲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
惟危此以貴畏輕若神之天究其本則寧不貴乎君
乎故詩亦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
汝下民或敢侮予其畏之也如此而預以備于誠且
伊尹作書三篇以誡太甲上篇首日先王顧諟天之

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
用集大命撫綏萬邦中篇首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
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下篇首曰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是蓋上以舉上下神祇者爲其君之爲邦本與
天心而貴之者也由民祇也爲其君之爲顧命天吏
而輕於所本所天者由民承也中以誠相須相資而
以生以辟者也語趣亦君不重於民也下以舉敬仁
誠三德于一理也罔不民懷中遂成亦爲重民懷仁
而設辭也且語亡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

萬邦百姓萬邦百姓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
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噫
是豈不以桀謂之乎夫祖己所謂惟天監下民典厥
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嗟夫當時
孟子之憂在世君之不君於民乃貴重邦本而遜輕
名位師萬世詔名教也陛下反以殺亞聖乎大聖亦
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其曰不敢
侮又曰而况者盖以治國之君以輕而以民以重也
不然失事其先君之宗廟社稷而不得以保者故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失其民則失其天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豈得享而終
不至于變置乎臣亦曰不啻謂諸候也天子家亦猶
是也故曰後世之君人者重師孟子言者君德必罔
有愆忽之者不失其位者倖也必無幾歷世而有變
置之君作矣臣以謂自天子達于庶人無非師訓在
導與否垂統家法爲難可不慎哉

帝勃然于色先生退館有人奏請誅曰東夷之子只
尊鄒宋迂儒敢訕聖旨不可容誅

帝怒曰申冕

先生初諱
後改用義

朕之師子也且虞舜生于東

夷文王生于西夷夷邦之人有祖述聖賢者孰敢謂

夷乎豈以忤旨誅人乎若復敢言逆言其誅者移其誅傳節召喻曰卿想昨言無氣激之過否

先生對曰或有問民貴君輕朱子曰以理言則民貴以分言則君貴此固互相發明而不悖也各於所以然者而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又以笏書進之

曰以民爲本看則民貴以君爲位看則君貴此學者當看以理所然之分推則視其輕重之所在互相反也若不究聖賢之辭之旨而只以辭害意而看則豈說孟子之言乎哉孟子之心發於言而著於書究之則其曰放君不以伊尹之志征伐不以湯武之道則

篡語其性必以堯舜語君道必以堯舜語臣職必以
舜周公語儒學必學孔子而當時致聘於列國終觀
列君則皆以爲君之心以君之位肯自尊大不知王
道之在貴邦本而不恤不知社稷爲民設而輕瀆故
盖因邦之本有是名位而言輕重者實救世之大經
也不究全書之旨只引辭句節解其辭意可乎

帝曰諸侯危社稷變置章註曰諸侯無道將使社稷
爲人所滅卿以加于天子得無過激乎哉

更笏進對曰臣謂天子抑有甚於諸侯何者天子天
之元子而違天命拂人心以逆上下天

民下天大也謂

則是

天下殘賊也是曰獨夫必爲下人之所廢爲不善處
所棄者衆此相殘賊者也若天吏者興則天必命之
上下天同心推之則敢逆天弗推不作天吏而不爲
政於天下哉夏桀商紂在天命未絕湯與武爲臣服
勤及逆喪天命天下推擁湯武則湯武安敢拂天而
不行天吏之政於天下耶且陛下當元武仁之世則
彼雖夷狄天人不改移則陛下安有致天位乎哉
諸侯則不然三代盛時變置社稷政在天子也天子
征罪分命區方各侯則是天子不征而征諸侯相伐
而不相爭伐周道衰諸侯僭天子微降而至于下堂

則權在諸侯五霸迭興雄雌相爭天下不復知有天
子之王章矣諸侯之陪臣亦各自擅斷而孟子之旨
在其時言不得不如是朱子註說亦不得不如是而
爲人所滅當更立賢君此天子無能爲也故可以有
親戚卿之之事亦可以有伊霍之事以重宗廟社稷
之保以安天物不惟愈於爲隣國之所並乎故曰爲
人所滅當更立賢君也張南軒慶源輔氏之說亦發
明明白實爲萬世明戒而雲峰胡氏之說只據朱子
之泛言故似闕朱子默戒之意也帝批笏曰斯言乎
帝曰孟子以貴戚之卿於君大過而諫不聽則易

位其說甚悖激氣使世之執命者爲其憑藉之喻矣
決不是賢者辭也對曰陛下不究反覆二字乎

帝曰反覆只既是數諫曰然又進笏書

臣聞于先考孟子此章反覆二字爲全章樞機而誠
萬世無弊之師警矣爲世宗臣者服膺是二字則君
不陷於不義先君王之宗社可以無替久遠矣

有人問詳曰親戚宗卿先君王之骨肉即天屬之親
嗣君有過陳善道閉邪心敢言果諫數以至于至誠
惻怛則聰明至下愚可以回光不陷于不義矣

若懷諫自用逆悖天當下拂民望萬機不理宗祀阡

危則天屬親臣義無可去而重在先君之祀豈屈於
小義而忍視覆越耶知幾而不保宗廟是屈義於獨
夫而助桀爲虐自賊先君天親之恩也故易位而更
立賢君者道不得已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情以篤天
命以順人義以永先君之宗廟也

人又問在親戚之卿其君雖如桀紂或無可易之道
乎曰然若群疑見忤任責不全職位不居而若欲行
之必身滅族解禍連及類則亡機尤迫有逆必乘隙
宗祀必疾覆故天屬之親雖有仁聖只矢死而死於
諫爭作狂而狂於惻怛比千死箕子囚是也至於是

世有可去之義而生焉國必破而宗祀無屬則身不去而死委之于棄不忠孝也是以微子則去之

又人問親戚去若微子外無可去之道乎曰然曰然則箕子奚爲去曰武王不敢拂于天人作天吏之口先釋于囚則箕子去乎故天屬之親與宗社同休戚而以決去就當時獨夫紂姑在則宗廟亦姑存矣箕子安得以去故狂之狂而去位故或曰去之

人又問孟子對異姓之卿於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然則異姓之卿無可死之理無與俱亡之義乎曰不然爾不究諫反覆不聽去之旨矣反覆者

自幾諫至于數也數則爲之者雖至誠惻怛之忠也聽之者必厭惡而拂之故至于數矣可死之道在乎

斯如東至

臣歷名陸氏

龍逢見殺是也太史終古

夏名太無

可去之理無俱亡之義故奔商是也夫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當去之道而後世賢哲所以見拂諫尋退便隱夫君子去國尋退之爲畏奚啻止於數諫之爲貴而已哉故君子多以退去爲諫之功

人又問曰有矢死俱亡之義而不可去之道乎曰然先王之爲躬率天下國家也有不可忘之德於天下國家而付托孤幼則嗣君雖有沉惑拂我諫塞我道

然宜矢死俱亡諸葛之與後漢共終是也

人又問易位親戚行之異姓不可則伊尹擅放太甲
霍光擅廢昌邑後無異議何曰伊尹之於商始以先
王之師又以先王之阿衡元輔且先王付托之重只
是尹也則擔此之任而以下放上也若爲心私之嫌
而顛覆厥商徒潔避嫌自靖則背先王之罪安歸乎
故數作致警弗狎弗順惟不改則放之而不虞於逼
及其自怨自艾思其克艱則復辟而不疑於嫌卒使
克終允德此乃任聖也霍光亦負先帝之托己重周
圖而昭帝崩昌邑入承淫泆則納延年之言行此之

言行此之權以存漢室不負先帝有何異議故卿於君幼不可廢弱不可廢有絕先王宗祀之惡然後擇賢易位以永先君之祀自是卿之事然若懷一分利已私分則篡是以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是孟子師萬世之垂警也光之不能終令德子孫夷滅其過只是在不學而不能脫於利已私心之外可不懼不省不遜之爲孽者哉

人又問人臣不有先王之付托則嗣君雖作危亡不可行而委諸亡底曰不然有伊尹之權力身爲冢宰百揆聽之有伊尹之志繫千駟不義不顧咸曰我公

之勳舊爲國之柱石楨幹舉世一辭無一人以私議
疑貶之位德則可以行之若忌所以行之畏憚所以
爲之所以進就功名所以因時發身圖之以榮利之
心一毫于私罔不是篡是以孟子諫反覆旣昭正大
義章諸註說益明益輔間不容髮矣亂臣賊子豈敢
肆志憑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人又問夫子爲政於魯三月大治則此時夫子道非
不行也而只緣女樂之受便去夫子奚不諫而去誠
若先生發孟子之言似異焉曰大聖人者大聖人也
當時天下莫不知爲大聖人列國之君亦莫不知其

爲大聖魯君亦豈不知且天下之迷惑莫有甚於女
色及音樂色以盡心音以逸志則諫旣無益而只拂
志而已夫子旣知其不可諫以面則以去代諫使恐
懼其君心而以爲格者豈特面諫而爭之哉

人又問君子言爭猶有可留而不可決去故爭爭雖
迫言其諫也猶輕淺逆耳也猶不足爲忤逆至於不
諫而決去外面雖似順無逆其實愈切愈迫於逆諫
面爭乎哉曰然

人又問夫子都不言諫豈不慮忽臣使而然哉曰夫
子前三月之治議論多合合議便是諫言言行而大

治則是便是諫行言聽也一朝女樂之受則志已迷惑心已痼喪矣哂前日之禮樂悖前日之政教則是不可以言諫處也故孔子有遲遲行之歎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皆以行爲諫以俟其改之者大聖亞聖一揆也臣每誦先考此等語未嘗不曰快昭孟子之心於閩洛先輩之後紹統而述之

帝曰孟子告齊宣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子之言豈如是悖理耶君子所以警君臣當如孔子對定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眞聖賢之言孟子不如是豈曰

賢朕謂非臣子所議

對曰惡帝何言哉聖賢之警人數人有因其時有因其材而自謂國君臣至于士庶而導之孟子此言實萬世警人君之暴厲而教人君之暴壽啓邦祿之長遠也陛下何爲欲曉後世人君者之無下忌憚爲數哉乃更進笏書

曰孟子之去夫子百有餘年而夫子時定公於夫
子言雖不用其極然夫子是對猶可以切亦可以盡故
其言溫順含蓄不露孟子時齊梁之君雖聞孟子之
賢而禮聘致駟然周道衰愈久下時君習尙晦塞轉

以愈痼御位接下百不若當虛心問善不可同日而
語故所以警格恐動愈切愈嚴不得不如是是與語
之人所以異而其言含溫與直切異之也其實易地
皆然豈以彼一時此一時所因材而異之者大分而
降殺也夫五常百行莫非聖人所以教而世人皆以
謂聖人辭不迫切而因材而理之皆不外乎材者然
因材而進則或迫切過激以理其病夫子猶有焉何
者夫子以事親教人告懿子以無違告樊遲以禮告
武伯以憂告子夏以色難告各因材而喻之補其所
失不同而辭順然告子游則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若言其告齊宣王告子游皆謂告其人則孔孟一切以皆迫矣若言其告舉云泛論則亦同是泛論所以警其心則亦皆一般直切也若言以孟子說不可謂人臣所議而斥之夫子之言亦豈可以人子所議犬馬於親者乎

帝曰朕非卿之謂也孟言戒君辭則切不可以法臣故云爾對曰於皇陛下斯何言哉夫子以仁字俱不許高弟仁者聖然後當者而推許殷之三仁何如也帝曰孔子豈有諂譽哉對曰然乃更進笏書

書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箕子曰降監殷民用

又讎歛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是與孟子
所謂土芥寇讎說相視誰穩誰不穩哉且祖伊商之
賢臣先輩孰不曰不然者而爲臣於紂與孟子爲賓
師臣之地大異焉惟歎于紂者以若降世論者言之
當云決非臣子所議而祖伊則爲之紂之拂諫歎曰
嗚呼乃罪多叅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
功不無戮于爾邦曰若稽之爾罪叅在上天訖殷命
而亡之者也即喪者即亡乃已也不無戮于爾邦者
國人視爾寇讎爾邦之人必戮爾躬之謂也祖伊以
下臣其辭如此似大不敬而紂旣拂諫虐下作之獨

夫則祖伊之言當如是故夷齊以叩馬餓死之節必聞之矣即無啓周翦商之責亦無不遜之貶于祖伊今陛下以衰周以下暴君與下相仇皆謂孟子所啓歟蓋魯之三家僭禮是禮失於過過失於專故權歸三家公室微弱而定公以君使臣事爲問則夫子之對渾厚不迫以使禮事忠並戒其君臣使欲悟其中禮而效忠以其病救其病而已孟子於齊宣則不因問即其失而直其告故的其病而格其病此所以異之於荅問之辭者也一切以視君寇讎言則猶以小民方興相爲仇敵况官守之有權乎夫同惡相濟者

君以惡畜臣故臣亦不畜君以忠而以仇讎于天下
以敵讎而報其君若不曰同惡相濟則棄君以去如
避寇讎而逃亦豈非視之以土芥報之以寇讎乎夷
齊雖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至若避紂于北海則無異
若逃寇讎而避其汚也孟子之言其不云乎哉

夫告諫之道有三焉自一而至再至三三反而終
則去此所以一節深一節也孟子於齊宣曾因去失
而告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
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此
警悟其失也

又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此曉
其用賢爲本

其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警其用賢
之謹與夫子對定公無異也

其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此警其
退不賢之謹

其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

人殺之此曉其公罪也惟昔堯舜亦由是而已者而
至齊宣終哂則乃告以此士芥寇讎之相視是所以
一節而深一節也如天道循序之然也夫天道於下
全以造化循序之仁然及警世君始以例災世君不
警悟則至以警以日月警以水旱警以山川警以厲
疾警以風霜雨雷之不常世君猶不致警於天戒則
乃改移之求人易位孟子之言豈不天歟伏惟皇帝
陛下察焉豫讓於范仲行以國人報國人於智伯以
國士報國士伊尹之任聖夷齊之清聖子牙之天下
大老也父也而亦皆由是焉百里奚亦乎其是也

帝覽笏不悅曰然乎然之者雖理也先儒者亦多議
孟氏此語然則豈是然乎卿於尊孟叟區區勤勞者
他日造朝又進笏書曰日者臣言陛下猶不然歟盖
君既視如土芥則土爲踐踏之物芥爲斬刈之物取
之棄之已不惜乎賤者也然則見其賤棄有何仰答
切於心哉於斯也君子者去職如脫弊屣索之高遁
如避仇讎焉小人報懷無所不至不啻視之寇讎而
已以仇敵之報抑有甚焉者矣故篡弑之逆存焉而
孟子不以報字而以視字告之則眞亞聖渾然不倚
之訓誠萬世人君之師也孔氏之註知其理眞其註

故無迷感而轉以報字愈警特曰仇讎之報不亦宜乎此似過甚焉者然勢則然矣於三諫不聽觀之便是也輔氏曰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者補孟子直言之辭以培萬世臣子之致道者也潛室陳氏大都報應如此之說直述事勢之理而又喻忠臣孝子無不是底君父者亦輔氏培臣道之辭朱子答問亦猶是而南軒張氏之言欲快爲警於世之爲人君爲人臣又欲快爲發明孟子之說是兼三事盡意之辭楊氏之說亦兩兼君臣盡道之訓而潘氏以無跡有跡如分孔孟聖賢之別快如而蓋以孟子比

於夫子亞之也若言夫子以大聖則孟子亞聖也若言夫子以神則孟子聖人也然則夫子神也不啻聖故特加大字曰大聖者蓋聖神通稱之謂也只言聖則猶未極乎神故不曰大而曰亞聖夫孔顏孟聖次皆有毫髮間差述故朱子不棄潘氏快分聖賢之說者良由而譬夫子之爲大聖只曰聖而然爾非以孟子不爲聖故西山真氏亦不得不云可以見聖賢氣像之分且是朱子之意而已故其爲發明勤勤然後之學者不達其趣敢以煩提譬類特分截截至如厚齋馮氏欲分其似殊乃曰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

喻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不可以訓其子此不知離字含包責字爲子者不子之罪以警無敢離親之意而辨其聖賢之分是霄壤間矣如馮氏子安知孟子者乎蓋不能究卽事直告又時異人殊而道同故有是區區之見矣夫不可測之者神也卽所謂孟子聖而化之不可知之之謂神故以若顏子之去孔子只有毫末間差之聖亦有喟然之歎測其神之難矣者如此

是故臣曰夫子以神則顏子是聖人夫子大聖則顏子亞聖此以大聖言夫子則顏子爲亞聖是所以辨

其造詣地位大都如是而造道氣像言則夫子天地也元氣也無所不包也儘是明快人也是無跡而神也此一大極也顏子春生也和風慶雲也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儘愷悌也此天地造妙功化是聖而似微有跡孟子並秋殺也時然而已也泰山巖巖也儘雄辯也此天地造化之形氣像是似有跡著而亞聖也所以異者是而其聖善推次盖因像所以各稱之也非以孟子小之也程子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又曰孟子大賢亞聖之次究其言其曰圭角甚害事非以

孟子天命氣質性率而相錯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夫子則無可言養顏子則方得己養底孟子則便善養底養故有些英氣若天之風雨霜露於時或有有無時也非質人之血氣如也此所以如顏子微有差毫殊之類也其曰大聖亞聖之次者以顏子言故云也非不以孟子爲亞聖也

臣在東時有人問三聖臣答曰夫子如太極而已太極之靜無以形理氣之稱言又問其化答以太極始判立化妙運終不得見其稱名處顏子則答以如太極動靜似見化功底孟子則答以如太極動靜理氣

已用化有快然底形著於物而欲快然其的故所以
示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者物之不齊不齊故
有或甚害事也人皆可以得見其名驗故也程子所
云是也

帝覽笏批曰天以卿生世都爲孟叟者也

錢唐曰聞日者林溫等奏曰顏淵固若申某言矣
盖以孟子英氣發露圭角終不如閔曾思微有跡
帝曰是

先生曰林溫等安知其易地皆然夫子都無名言跡
底不可尙已無能言顏曾閔與夫子同時則所言夫

子當之故其言罕時又所言之殊於後日之愈降子思亦不遠時故跡見亦微然觀言於衛侯則可知當孟子時而所言之人且齊宣也亦爲孟子矣夫孟子有跡著名言者道自培養涵化姑未極乎無名言底故符德之心聲於言者有些英氣若姑未盡消融底便見便是露圭角處而大抵是英氣無他惟夫浩然所以養境界底發英氣或若露圭角著然也然善養者樂之也樂之則至其至也至則聖故程子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又曰學已到至處若是的言到至處則是幾盡之以至無餘蘊界矣是爲聖也是以朱

子曰至當作聖輔氏亦可謂善見聖人之德而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像所以爲寶人有溫潤含蓄氣像所以爲聖也其理一也又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是權度審矣是其可謂善狀者爾若將依其言成就上究其渾然純是理義及性命於德之體則孔子是聖而不可測之神也天之位

也其可以言聖人與大聖其可以言神與天是不可測知之謂也顏子行藏一而非助我者然進以未止進處盡則聖而姑未神不測故曰夫子聖人則顏子亞聖而是所以微有跡底夫子謂賢哉賢哉再賢之歎則賢已盡而無餘蘊矣此所以默贊聖處且夫至孝仁之至仁之至者亦無所不包大舜武王周公皆以孝而爲聖德之至餘無所不包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矣夫子歎其孝之至則人不問是大禹所以人無間言之至也又曰不言言必有中以贊其德夫德行純全於淵默之中言必中理而以符行合於聖

人故夫子亦默贊其聖處而又四科德行爲首純備
四科者爾故以閔子騫舉顏子之亞夫閔子闇闇如
也與聖人依歸者也依然蓋與亞有似差毫之殊賢
則已盡而無餘未盡善旣其過大等則是固依聖而
爲顏子之次矣

且夫道者無甚事不由而數之一者窮極所以至于
無外無內箇箇物數盡自一理而已即程子所贊中
庸之德是而聖然後知聖道所包則曾子學就旣成
契夫子之道而致以行之包以傳之者曾子故後于
顏閔而獨得夫夫子之推許告以道一貫是已知其

默融而亦默贊其聖底於聖者能也曾子果曰唯是爲亞聖也子思中庸之述且推窮盡實之道不欺所以述而述也是爲亞聖也盖溫良渾然含蓄純然之像孟子爲似不同者當世愈降而時異人愈痼而心否若不以泰巖則所遭已無可施之方故孟子不得不峻的雄辯是不得已也若當顏閔曾思亦顏閔曾思而已顏閔曾思亦當孟子矣此所以禹稷顏淵其道同易地則皆然者矣是誠玉之溫潤含蓄而成其寶人之溫潤含蓄而成其聖其一也又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之無餘蘊而成功之理亦一

也馮氏子以不可喻臣不可訓子之說貶以分絕聖
賢之懸殊若霄壤之其梯隱然以後世亂臣賊子之
所啓然也今林溫等又爲之噫蓋孟子於齊梁語君
道則必以堯舜語征伐則必以湯武其旨也征伐及
於前日服事之君不以湯武則篡語其放君特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語其事君則必以
大舜周公其旨也不以其道則奸小也猾賊也賊其
上者也此爲孟子七卷之樞紐而所以警君人之慢
下相殘以之報施寇讎則其旨也使萬世君人者不
敢親小離賢以欲致君道也此爲人君爲人臣爲人

表率者不知其極則其可與語孟子者哉夫周公大聖也王莽篡漢祚必取以憑藉曹操爲漢賊亦曰爲周文王矣且後之異端者必借伏羲神農黃帝而托術焉是皆伏羲神農黃帝文王周公之所啓而然歟錢唐乃誌而以聞

帝曰苦哉苦哉此人腐誠於孟子者也

帝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是攻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夫以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道可以行范氏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者也謬甚矣朱氏又推衍其說宗旨專主范氏之論豈不

謬哉

先生對曰臣亦嘗以攻斥之攻解之兩存註則好矣
然終不若攻治之攻之為該博

帝曰何謂也曰觀史記云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
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謀云及真氏所評云云程子

答問云云則

近真氏之曰言雖君子該有取焉養生之欲為此

方士尚焉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清談

者効自也其下乎此則一言偏一固曲之所學其弊然有吾可擊勝人

言申者亂韓非之說所則本也清方談之禍至王弼也何陰妄而之極術

本皆源以惑亂世流主必斷甚焉以民是言老之易若由堯舜周孔

乎之
吾道
嘗爲
夏無
葛弊
冬哉
裘○
飢人
食有
渴語
飲導
節氣
嗜者
欲程
定子
心曰
氣君
如亦
斯有
而術

若已
言○
居問
山神
林仙
問之
保說
形有
鍊諸
氣曰
以若
延說
年白
益日
壽飛
則升
有之
之類
譬則
如無

也一
又爐
曰火
聖置
人之
能風
爲中
此則
等易
事過
否置
曰之
此密
是室
天則
地難
間過
一有
賊此
若理

使非
聖竊
人造
肯化
爲之
周機
公安
爲能
之延
矣年
欲專治爲精者衆矣又觀

於陸衆山者流及爲文讀書以儒名而不爲君子儒

之行著則范氏朱子真知聖人之所言在博戒而渾

厚不在當時一介老子攻討若以陛下璇音及臣嘗

所見則孔子之時異端者不過老子創之尹喜承之

一介而已其爲養生不過流方士其爲萬物爲粗寂

空虛爲妙用不過爲清談矣此見其爲害之弊易矣

智者不惑焉其爲兵家者所尙則爲國者有不必棄焉其爲近理聖人君子亦有所不棄焉則爲儒者亦有尙老子者必憑藉專治一偏一曲之學自由不得攻去之端而爲難防其源流則聖人之心爲戒救弊所以爲該博矣故范氏朱子之說如是而若孟子時楊墨爲別生各異端異端衆起而因時見其害之爲衆爲孟子之闢焉如有以夫子言當孟子時所訓則朱子范氏必解以攻城之攻字矣

蓋孔子時異端止於老子然不由先王之道而爲賊害者當如楊雄所謂非文王之道者皆異端也夫稽

古記誦涉獵文詞而專治于權謀術數功名之說百家衆技惑世誣民爲充塞仁義者雖不歷總指目異端實害甚於老子而夫子時雖有行彼老子此時亦未有異端之爲歸目指名而夫子此說亦無的指老子流者泛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云爾而詔誡則不啻謂如老子者云爾夫不由先王之道而以權謀術數專治功名百家衆技專治而惑世者總舉以言之以爲博誠矣范氏朱子豈不眞知夫子之言而釋哉盖異端指其歸目的見其所弊爲魁然後的知而名則盖黃帝所設施治天下聖人之道而接乎結繩之

時故爲政似無爲無爲故似無欲矣老氏假竊模倣而聖人君子有取焉其後釋氏亦宗老子是以後世稱黃老然老佛切非黃帝大本之道有詭異而流之異端也是若有許行者而托神農流耳楊墨之爲異端一偏一曲之學而闢於孟子其後佛于漢清談于晉且儒名而不由先王之道之弊古今一焉而爲殘賊世道世不知其爲異端而實害甚於名異端之異端耳抑何有甚於此焉者

至于大宋陸學又是一種別岐是耳何者言必稱孔孟行必本孝悌而用功專於本心云而尊德性以爲

涵養之言則吾儒之事業然揮斥致知謂繁失但靜
坐致悟自明萬理云爾則孔子曰博學於文子思曰
道問學無奈反無所據而以聖人爲空言乎夫究其
用心精微大都是禪學滅寂之張主矣安逃詖淫遁
邪之罪哉且夫曰若稽古只習記誦浮尙詞章無用
之工而百家功利之說者惟不由斯道則異端懷襄
萬世不可勝言其喪然是下愚之自棄於自迷之端
而已矣明者不惑也至於陸學則彌極近理就程之
爲斯害不啻千百倍於老佛如本心之蠹爾
蓋論百技異端爲斯害攻去以止者斷不可已朱夫

子范氏之釋本旨陛下之知攻去斯害彼一時此一
時見得各適值時之論矣伏願陛下莫傷孔子值時
所言上本旨之博戒推廣其趣以今日之見行乎今
日以爲致知而章于平治俾彼愚而自迷未能由先
王之道而紛馳異岐之端者自恥而自新嚴攻流陸
流釋之類一絕其根脈則迥出千古百王之上同歸
三代尋常萬萬矣

帝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中國雖無君
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故孔子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宋家迂儒以爲中國亦

如夷狄豈非謬耶

對曰此不啻朱子釋而已古之是善黜惡一是同見故唐韓昌黎亦曰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生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也由此觀之夫子及詩云豈不是也然則朱子之釋又豈不云乎哉

夫有君者庶幾有君道之謂也無者不君之謂也大舜文王雖素乎夷其爲聖不可尙已無能名言秦穆

公起於西戎佐以百里奚遂霸諸侯拓跋氏任崔浩
高允等有治之可言以若孝文及柴世宗庶幾爲禮
義移俗易風優於漢唐之君而盖人爲名者自天子
至于庶人以有彝倫故爾故不孝於親而不明五常
不居彝倫禽獸而已豈特夷狄而已哉由是曰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以來行之者鮮矣
而魏孝文周高祖能行之豈不是不如諸夏之無也
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是夷狄君長有
君長之道則如諸夏君長不君不長無君長之道者
反不相倫也是乃作春秋也諸侯用夷則夷之用中國

則中國之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是戎狄有戎狄之惡故膺之則荆舒懼效爲戎狄之行自懲而自格耻以遷于自新則後之君不知自恥而自格自懲而自新者反不若荆舒矣况乎加之先王之教之上者乎

華海師全卷之四



12
320.4
d3p3z
v. 4